

天涯诗海

地理海南的光芒

(组诗)

■ 张柏华

一

陶罐，盛满黎母山的晨露
织锦上跃动着先民的脉搏
“竹竿一吸胜壶觞”
山兰酒，醉了黎寨的月光
竹竿舞，敲弹了大地的胸膛
独木鼓声声，穿越经纬
渔歌唱响“三月三”的欢畅
淡水红树林的叶子
每一片
都闪耀着地理海南的光芒

二

六峰相连，迤逦磅礴
琼崖纵队的血洒
浸染着六连岭的杜鹃
每一株，都有一个不朽的
故事
都是一位英雄，一座山峰
一尊敬仰的雕塑
娘子军的枪响，在椰林里
回荡
五指山的红棉树
高高举起，火炬旗帜
照亮“二十三年”岁月峥嵘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都生长着坚毅不屈的红色

三

三沙之秀美，美在
它于地级市中的“四最”
美在它的蔚蓝
美在它的捍卫
渔船桅杆如剑指
刺破黎明的薄雾
三沙的浪花
在辽阔的海洋壮丽澎湃
每一道洋流
都是通往世界的路
灯塔永守望
五星红旗，指引归航

四

吊塔直指九天云彩
在蓝天写下奋进的诗行
集装箱的积木
搭砌未来的最美模样
跨海大桥宛若琴弦
和美妙亮，奏响开放的乐章
每一滴汗珠
都在浇筑梦想和希望

五

邮轮划破海上晨雾
汽笛律鸣，唤醒沉睡的港湾
海口免税店的橱窗
折射世界的五彩斑斓
候鸟一样的旅客
带来五湖四海的祝福问候
每一张笑脸
都是开放包容的见证

六

于马鞍山火山岩的褶皱
我触摸到数万年沉淀的力量
在红树林，在珊瑚礁
在雨林深处，在云端之上
在陆地与海洋之间
在历史与未来之间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所有的溪流，都奔向大海
所有的梦想，都汇成巨浪
腾飞吧，海南
奏响时代强音
驶向更加灿烂的远方

停靠在海边的渔船。

蒙海龙 摄

百家笔会

白马湖渔村

□ 张学农

这古老与今朝的声息，在无边的
夜色里缠绕、搏斗，又终归寂然相融于
湖水浩淼的襟怀之中。



晨雾中的湖边。 蒙海龙 作

着跑过，手里捏着新买的玩具小船，
欢笑声如碎银铃撒落，跌入湖中。
孩子们脚下奔跑的，是渔村每日如
常的苏醒，也是他们自己才刚刚铺展
的、未经风雨的纯真岁月。

渔村日复一日，就在这湖水的
涨落中过活。然而在不易察觉处，
白马湖亦在悄然变化：许多人家门

前停泊的，已不再是摇橹的旧木船，
而是装了马达的小艇，船身新漆着
油亮的蓝绿颜色；渔网边上堆放的，
也换成了些颜色鲜亮的塑料浮球。
我看见老渔人坐在门坎上，手里分
明捧着手机，屏幕里闪烁着人影，耳
机里传出嗡嗡的声响。他目光却凝
滞着，越过屏幕投向湖面深处，似在

亲情家事

冬日暖意

□ 曹杰庚

每年冬季来临之前，奶奶都会
为我织一件红色毛衣。

奶奶说她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织
毛衣，那个时候是给爸爸织，从青丝
织到了白发，一针一线里，织出了爸
爸的童年和中年，那是冬日里最安
稳的节拍。

奶奶总是说，爸爸最喜欢穿她
织的毛衣，尤其是过年的时候穿上
她都出来了，满满的年味。爸爸把
从小到大穿过的毛衣，洗净晒透，叠
得方方正正整理在一起，即使穿破
了，一件都没有舍得扔，放在了柜子
里小心珍藏，厚厚一摞，就像一部用
毛线写成的编年史。爸爸说，这些
毛衣都是奶奶用一针一线把流动的
日子，一寸一寸地织进去，才有了冬
日里的温暖，这些温暖里都是爱，也
都是奶奶年华。

有了我之后，奶奶也开始给我
织起毛衣。小时候的我不懂事，总
觉得那些毛衣难看，甚至有些扎人，
所以常常和奶奶闹脾气说不想穿，
爸爸为此还好好说教了我一番。长
大后，奶奶还是会在冬临之前默默
地织着毛衣，这时候的奶奶的头发
全白了，眼睛也大不如从前，编织毛

美食随笔

重庆火锅慰风尘

□ 杨莹

每每提到“火锅”二字，那锅中
沸腾，热气直冒，香辣扑鼻的画面顿
时涌现在了眼前。对我来说，火锅
除了美味外，更能慰藉人心，它是漫
漫风尘中，怎么也挥不走的热情与
滚烫……

十八岁那年，我第一次离开家，
去了重庆，一下子就被重庆的火锅
所深深吸引——浸泡在辛辣与油腻
的染缸中，美味直压缸底。当锅底
时，汤底的滚烫与鲜红直诱人心。

再蘸着油碟，舌尖一触，烫得人直吸
气，而后味愈发鲜麻，入喉就像跳跳
糖在欢歌。那次，我不仅被这热腾
腾的火锅辣到，更被周围同学的热
情“烫到”。就这样，我慢慢习惯了
重庆，也习惯了重庆火锅。

后来因工作原因，我来到了西
安。走出象牙塔的舒适，便才发觉
理想与现实间总横亘着一条缝，各
种不适感日渐在心头萦绕，甚至连
每日吃饭都变得凑合。突然有一
天，我顿悟：不能再如此颓废下去

努力辨认旧时熟悉的水纹痕迹——
那水纹的尽头，或许正系着他那摇
橹生涯的昔日倒影。

渔村的白昼在湖水的波光里渐
渐隐去，暮霭如墨，缓缓洇染开来。
岸边偶有马达声骤起，突突作响，惊
飞了草丛中栖息的几只水鸟。鸟儿扑
棱棱拍翅飞去，翅膀搅动黄昏的寂
静，将满天晚霞划出几道细碎的裂痕。

夜色渐浓，渔火次第亮起。新
式的电灯灯明晃晃地亮在船头，取
代了往昔幽微如豆的煤油灯。灯光
刺破湖上弥漫的夜色，倒映于水中，
拉长了光柱，如刀锋般切碎黑暗，也
割裂了湖面原有的完整墨色。我伫
立岸边，听湖水拍岸的絮语，应和着
远处断续传来的马达喧嚣——这古
老与今朝的声息，在无边的夜色里
缠绕、搏斗，又终归寂然相融于湖水
浩淼的襟怀之中。

我默然立于白马湖畔，四顾渔
村，渔村还是渔村；但细听湖水，湖
水却已不是旧时的湖水了。渔火明
灭，如天地间不灭的眼睛，看着水波
浮荡中沉入又升起的，岂止是鱼
群？分明还有那匹苍然的白马，以
及渔村代代人沉默的悲欢。

夜风拂过，水声潺潺，一湖星月
碎成万点粼光——这粼光里飘荡着
浮沉的渔网，也飘荡着渔村浮沉的
身影：它仍旧是湖光潋滟里一座小
小岛屿，然而在光阴的潜流中，亦如
那匹沉水之马，正无声汨没向不可
知的岸。

听，风诵和平

□ 瞿杨生

清晨的微光漫过
城市轮廓，我沿着洁净
的步道缓缓而行，最终
驻足于一片开阔的广
场。晨练的人们尚未
到来，天地间弥漫着一
种清冽的宁静。就在
这时，一阵温和的风拂
过，不疾不徐，如同自
遥远的时间彼岸而来，
带着欲说还休的故事，
萦绕在耳畔。

我不禁闭上双眼，
尝试捕捉这风中的讯
息。它正穿过广场边
缘那几排挺拔的苍松
翠柏，发出低沉而持续
的簌簌声。这声音，不
像夏日狂风的呼啸，倒
像一卷被缓缓展开的
竹简，其上是岁月刻下
的深重笔迹。风曾是
往昔的见证者，它曾掠
过残破的城墙，听见誓
守家园的呐喊；目睹过
山河破碎的悲怆，也亲
历过不屈的脊梁如何在
废墟中挺立。

那风声渐渐柔和，
恍若将历史的厚重书
卷轻轻合上，转而掀开
了今日清新的篇章。它
携来街角早餐铺的温
暖蒸汽，捎来母亲催促
孩童的叮咛。忽然，
一阵朗朗书声涌入，与
温暖的蒸汽、轻柔的叮
咛交融，被风一同编
织进自己的旋律里。这
平凡而鲜活的一切，不
正是风为我们深情诵
唱的诗歌吗？听到这
里，我原本因追忆而微
蹙的眉头，也不知不觉
被这风熨帖得舒展开
来。

它吟唱的，是屋檐
下的灯火可亲，是街
道上的车水马龙井然
有序，是这片土地上重
新绽放的、生机勃勃的
日常。这由无数人间烟
火构成的和平交响，正
是对历史最庄重，也最
温暖的回应。它让我们
理解，历史的重量并非
要压垮未来，而是为了
锤炼我们承载幸福的
肩膀。

风儿并未就此止步，
它带着这份由过往与
当下淬炼的智慧，继
续轻盈地向前奔去。它
温柔地翻动着公园长
椅上青年正在阅读的
书页，那纸页间沙沙
的轻响，仿佛是未来在
低声叩门。

站在这和煦的风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似一
棵会思考的芦苇。风
让我们铭记根系的深
度，也提醒我们仰望
天空的高度。它无声
地告诉我们，真正的
纪念，是懂得黑暗，因而
更加珍视每一缕光明；
是了解寒冬，因而更
奋力地守护每一个春
天。

风势渐歇，周遭的
世界愈发清晰明亮。
我缓缓睁开双眼，那
穿越时空的风，已将
“和平”二字，连同对
生命最深的敬意与对
明天最美好的祈愿，
深深镌刻于心。

响起。“哪个了嘛！楞个伤春悲秋
呦。”电话那头，正是重庆朋友爽朗
的声音。听着朋友的声音关切，突
然想起行李箱里的速食火锅。三下
五除二烧水、自热，当火锅香味轻
散，絮语漫过听筒，思念就有了终
点。遥远从来不是距离的衡量唯一
标志，心近才是丈量情感的终极尺
度。异国的千里之遥，便在一顿“替
代”火锅中渐渐消融了。

我突然明白：长路迢迢，风尘漫
漫，可记忆里的火锅却一直滚烫鲜
香，只是换了种形式，抚慰着我，温
暖着我，陪伴着我……